



一碗米豆腐

□任朝政

前几日回到达城南外吃喜宴,刚出酒楼,听见一声悠长的吆喝从巷子深处浮起来:“米豆腐嘞,热米豆腐嘞——”那声音像从旧年月里飘来,颤巍巍的,带着柴火气与碱水味。尽管刚刚吃过饭,我还是不由得转身,循声走进那间窄小的店铺。

米豆腐这东西,寻常,便宜,却像一枚钉在味觉里的乡愁。每次回来,吃上一碗,就像把走散了的魂,轻轻按回胸口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老家乡下的日子瘦得像冬日的田埂。米豆腐在那时,是过年才有的奢侈品。除夕前日,母亲在头天晚上就取出一升米,泡进用稻草灰滤出的碱水中。米粒在浑黄的碱水里浸一夜,渐渐泛出浅浅的暖黄,像是把光阴也吸了进去。天还没亮透,石磨的声音就“嗡嗡”地响起来了。我踮脚站在磨边,一勺一勺地往磨眼里添米加水。母亲握住磨柄,身子微微前倾,一圈一圈地推。磨声沉实,米浆从石缝间缓缓溢出来,乳白的,黏稠的,流进石磨口底下接着的木桶里。那气息清清凉凉,是米与石与时光摩擦出的味道。

灶膛里的火“噼啪”地燃着,柴烟袅袅地盘上屋梁,空气里满是松枝的香。米浆倒入大铁锅,母亲执一把长勺,慢慢搅。火候要匀,先猛后温,米浆在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地吐着泡,渐渐稠厚、透亮,泛起一层琥珀似的光泽。还未完全熬成,我们便忍不住凑近,用筷子挑出一绺,急急吹两下,入口是烫的、滑的、朴实的米甜。母亲瞧着我们那副馋相,只是笑,眼角的皱纹弯成温柔的弧。许多年后,我也成了父亲,才恍然懂得那笑里的内容——不是纵容,而是贫瘠岁月里,她能捧出的全部香甜。

熬好的米浆稍稍晾凉,母亲便用手在案板上团出一截一截来,形似纺锤,色泽金黄,嫩汪汪的,颤巍巍的。切块,浇上酱油,撒一撮葱花,最后淋一勺油辣子——那是川东人家实在的辣,红亮亮、香喷喷的,直往鼻子里钻。端碗,动筷,米豆腐几乎不用嚼,轻轻一抿,便顺着喉咙滑下去,只留下满口的香、辣、鲜、滑。一碗落肚,额角沁出细汗,浑身都暖了。冬天

吃,尤其熨帖,像是把冷了一季的身子,缓缓地泡进了温汤里。

在川东北,米豆腐不单是吃食,它渗在风俗里,长在节气中。巴山渠水间,几乎每个村镇都有做米豆腐的老手艺人,做法也有细微之别:有的加草木灰水,有的用石灰水;有的偏软糯,有的更爽韧。无论怎么做,那一口软滑香辣,都是这片丘陵土地上长出的滋味。它从何时兴起,早已漫漶难考,只知在这雾霭深锁、梯田层叠的地方,人们用它度夏解暑,也用它慰藉劳顿。

正出着神,摊主已将一碗米豆腐轻轻搁在我面前。碗里微微漾着红油,葱花碧绿,米豆腐金黄地卧着。我怔怔地看着,忽然觉得碗里盛的,不只是食物,倒像一小块凝固的时光。我来到这里,它等在这里,中间隔着几十年川东的风雨人事。

举筷尝了一口,依旧是那软糯,那酸辣,那碱水勾勒出的、若有若无的米香。可恍惚间,我仿佛又成了那个赤脚站在田埂上的孩子,望着远山外流动的云,心里空茫茫的,却装满了整个天空的蓝。那时不知世事深浅,只凭感觉活着。而在那片混沌的童年里,总有一个声音,像母亲的呼唤,又像土地的叹息,从云雾深处一遍遍传来……

这碗米豆腐,就这样顺着喉咙,沉进记忆的深潭里,成了身体里一块看不见的乡土。

后来负笈远游,走过不少地方,也尝过各地纷呈的吃食,却再没遇见一碗他乡的米豆腐。它似乎只肯生长在川东北潮湿的空气里,伴着巴河的水声与丘陵的雾气。那味道成了绳,一头系着舌尖,一头拴在老家的灶台上。

离开时,我回头望去,那间小店正渐渐缩小在街巷的尽头。我想,这条街或许不只这一家卖米豆腐的;这条街之外,还有无数条街。路仿佛没有尽头,在极远极蜿蜒、与低垂的云朵相接的地方,或许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摊子,亮着昏黄的灯,锅里热气蒸腾,静静地熬着一锅金黄柔软的米豆腐。

那大约是乡愁的形状吧——柔软,温暖,微微泛着时光的碱黄色,等在所有漂泊路的尽头,不曾冷去。

大寒将至,风软绵绵的,阳光、平坝里的枯草秆,也都软绵绵的。周末午后,送儿子进了学堂。阳光泼在脸上,车速慢了下来;步出车门,脚步慢了下来;公园周遭,时间慢了下来。

“就这样,好!好!转身——”拐过两道弯,一阵银铃般的笑声迎了过来。树荫下,一对小年轻正在拍抖音。“花开富贵”“迎春接福”“恭喜发财”这些新春的祝福,挂在枝上,树影里还垂着几盏红灯笼。我仿佛闻到了红包的甜香,想必这年味儿,早已藏在竹城的暖阳里。小姑娘脱去羽绒服,一头高马尾衬着白皙脖颈,身上搭着一件白色衬衫,浑身透着青春气息。

“今夜又刮起想你的风,吹得我眼泪朦胧……”一首优美又带有伤感的曲子——《醉在这个冬》,经萨克斯倾情演奏,把一腔离愁别绪,在午后暖阳中徐徐铺展。这旋律并不孤单——我身子一扬,顺势靠在木椅上,脚尖轻轻点地,眉峰轻轻颤动。

“唧唧”——清脆的鸟鸣声,忽然混进了萨克斯的旋律里。一只不知名的鸟儿闯入我的思绪,落在木椅旁。莫不是要加入这萨克斯的演奏?没容我多想,“唧唧”,又来一只。嘿,倒是一点不客气,都是不请自来的小家伙。羽色红黄相间,翅上一抹金黄色格外亮眼,正踮着脚在木椅旁的地上蹦跳。觅食?贪玩?还是跟我抢这一方暖阳?我缓缓地拿起手机,想把这份意外的欢喜定格下来。“唧唧”“唧唧”像是有心灵感应,它们双双腾空而起,来去自由,只留下一串清脆的尾音,在暖融融的阳光里轻轻荡漾。

风,捎来了一股烤红薯的香。我起身,寻香而往。抬眼,一小哥面色红润,挽着袖子,正忙得热火朝天。走近,香气愈发浓郁,香里带焦,焦里带甜。

“来一个?”小哥热情地招呼我。

“这香味儿太治愈”,我胃不怎么好,并没有想要买的意思,只是想免费闻闻香,“不急,您先忙。”

小哥冲我点头笑笑。他不吆喝,香气却自会留住人们的脚步——陆陆续续有路人停下来,禁不住诱惑,时不时有人围了上来。

“小哥,来个小的吧!”我终究没有抵抗住这香气的诱惑。

“这是东北红薯,甜着呢!”小哥掀开烤炉盖,一股浓郁的焦香“轰”地扑面而来。焦脆的外皮透着一层亮亮的糖油,还没下口,心窝窝里已是甜津津的了。掰开时热气裹着焦香直扑脸颊,金红透亮的瓤软乎乎的,入口即化,甜蜜直抵内心。

“用这个擦擦嘴。”小哥递上一小叠湿纸巾。烤红薯甜在胃里,小哥的善意暖在心里。

我脱去外套,让阳光落满肩头、发梢,也给这冬日暖风一个机会,亲亲我的肌肤。

怀抱外套,双手交叉于胸前,我就这样晃悠悠、漫无目的地走着。风最解风情,它卷着烤红薯的余香还没散尽,又送来了一丝清冽的茶香。抬眼望去,公园的草场上,黑压压的一片人,原来在围着炭火煮茶呢。

风里的茶香愈发浓郁。一抬眼,一块挂在枝丫间的帆布招牌,正被风撩得频频晃悠,像是在向我颌首致意。“风中有茶香,身边有挚友——围炉煮茶”,中间“围炉煮茶”几个大字格外醒目。再看看右边“得闲饮茶”的牌匾旁,毗邻着的“云朵茶摊”,几块米白色碎花布,随意地搭在竹桌竹椅上,像极了从天上扯下的云絮,一切尽显雅致。嗑瓜子的、捧书的、天南海北侃大山的……炭火“滋滋”地释放着暖意,茶香混着笑语,在风中悠悠升腾。

“帅哥,喝茶呀!”一位美嘟嘟的靓女亮闪闪地眨着眼,声音脆生生、娇滴滴,眼里的笑容都要流出来似的。

“谢谢!”我双手抱拳,满脸笑意。浮生偷得半日闲,我只是走走看看,感受这惬意的气氛,揣着这一路的祥和美好,足矣。本就打算停下脚步,于是便又优哉游哉地向前挪去。

走着走着,步子更慢了,太阳像是离我越来越远,风,尾随而至,不再藏着掖着,带着一股薄荷的清冽,绕着我的脖颈打转,一路送我到小区楼道。扑面而来的,是路人幸福的笑语,是暖阳下红扑扑的笑脸,还有阳台晒着的被套——那是阳光酿出的,能抵御世间寒凉的、暖洋洋的味道,真真正正、妥妥的生活味道。

暖冬小记

□白义孟